

用语……著

故事里常给予男女之间的爱恋一个永恒的概念，爱情。
事实上这个广为人知的角度非常片面，爱情，不是一个纯洁的概念。
男女之间，那儿有那么简单？

北京 蓝玫

太白文艺出版社

有谁甘心追随一个梦的同时身边就不出现点花花故事？

有谁不把这些花花故事想得几近温柔缠绵，

几近风花雪月，几近甜甜蜜蜜。

或许，这是每一个人都希望着，都憧憬着的。

神迷花间事，心是否也迷……

希望的到了，憧憬的来了，温柔缠绵、甜甜蜜蜜……

同时，想到不到的也来了。

北京玫瑰

用语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蓝玫 / 用语著. -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6

ISBN 7-80680-392-0

I. 北... II. 用...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VI.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254830 号

北 京 蓝 玫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社长兼总编辑 李丽玮

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龙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787 × 1092 毫米 16 开 18.75 印张 260 千字

2006 年 6 月第一版

2006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680-392-0/I · 284

定价: 22.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450002)



作者序

在一个学生时代根本没什么女人缘的男青年工作一年多后，面对鱼贯而出的几个女主角不得不感叹生活的玲珑和巧妙，梦寐以求的生活真就那么可爱吗？挣扎在现实中真就那么无聊吗？小说的中心思想似乎就围绕在这个扑朔迷离之间。

写之前我老想，华丽的语言和多引人入胜的幻想机制似乎是当前写作所必须的。看着得能让人幻想，由幻想产生希望，这样大众就接受了。不过如果不带修饰地努力去还原一段精彩但又百无聊赖的生活真实，那现实中的激情该是什么样儿的？现实中抛弃幻想的男女之间该是什么样子？《北京蓝玫》的很大初衷和底蕴源于此。

在论坛上开始写这小说的时候每天都更新，一个来月时间二十多万字出来了，一气呵成，没有去刻意的构思和优化语言，这些来源于生活，但不敢回头看。一回头看几个字儿就开始觉得特傻，特迷茫特冲动特不理智，这种感觉证明自己可能写得真实了，也可能证明自己没敢面对现实。

2006年6月1号 北京

第一章

不知道大家什么感觉，在北京工作，一下班如果没有地方玩儿，生活就相当的无聊。且不说劳逸结合，反正我自己很久也没能适应那种繁忙而又平静的生活，因为实在感觉乏味。

刚工作后不久，确切地说是我的第二份正式的工作开始后不久（不正式的不算了），想自己租个单间，毕竟收入稳定了生活就想稳定。

网上找，托人找，找了好几天也没发现合适的，倒是错过好几个不错的。咳，不舍得花钱呗！

我在网上留了自己的求租信息，在连续接了两个不着调的电话后，迎来一个甜美流利的女声：“是马先生么？您好，我是XX地产公司，在西直门附近有一个一居，600元/月出租。我们不是中介，房东直接托付给我们的，代租业务。如果您觉得合适的话就抽时间来趟公司吧。”

在北京找房子，没那么容易，人多房少，租赁双方间直接交流的渠道也少，这也就是大量中介存在的原因，所以能碰到房好价格低的很不容易，我怀揣着侥幸的希望就颠儿去了这地产公司，见到了电话里的甜美女声的主人。她带着个小眼镜，人看起来还不错，这姑娘好话说尽，说西直门那房子她亲自去看过，家电一应俱全，电视是29寸康佳的，如果现在就能交钱，公司马上就可以安排车送我去看房。我有点担心，可是又着急住并且也图便宜，就给了这姑娘500元的介绍费，心想：不能再等了，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

和他们的业务员一起去看房子时候才知道所谓送我去看房的车出毛病了，我们得坐公车去。下午两点走的，一直等到七点，结果房主一拖再拖，人不出现。一会说他老婆晚点儿过来见我们，一会说他老婆又要加班开会了，后来我急着去吃晚饭，和我一起来的小业务员战战兢兢请客他都不吃。心虚啊！

结果吃饭时房东最后一个电话打来确定今天不能看房了。明天再来。但第二天房东的电话开始了永久性关机再也找不到人，我自己反思一下觉得这些全是黑中介自己安排人玩的猫儿腻。在西直门附近有600的房子？现在想想自己当时真有点猪头。

等我再次找到他们所谓的公司，一群人和你嬉皮笑脸扯淡。拿着厚厚的房源乱翻，说帮我找新的。心里知道怎么回事儿，钱是肯定要回来了，着急有什么办法？和他们理论？去投诉？都没用。我想了个更极端的办法。

骗我的，也就是那个黑中介的业务员。是一个姓叶的丫头，能说会道，善套近乎，长相一般，身材不错。是一个从南方来北京闯荡的女孩，在所谓的地产公司花钱考证后被分到一个所谓的分公司中。明知道要骗人，可举目无亲，也只能由人摆布。

我决定把矛头指向她。我坚信不移地认为适当的报复是当事人自己给自己下了一层层的套儿。自己注定要在自己制造的陷阱中挣扎，这就是命。

第二天，没有去刻意杜撰相对完美的计划，我拨通了当初她在网上看到我的求租信息后打给我的那个电话号码。

“喂，叶小姐吗？”

“喂，您好，您是那位？”声音依然甜美，语气依然礼貌。

“哦，叶小姐您好，我是马彬啊，咱们见过面儿的”

“哦，马先生啊。”她迟疑一下：“我们业务员正在给你联系其他的房子，请您先不要着急，对了，以后不要打我这个电话了，直接给业务员打电话。”

“妈的，黑中介就是黑中介。”我心想。

“叶小姐，不用了，谢谢你了，我今天刚找到房子了，抽时间你一定要来我这里坐坐，我请你吃饭。”

“不用了”。啪叽一声，电话挂了。

毕竟有愧于我，什么时候心都虚。

我向中蔬大森林花卉市场里一家花店打了一个电话，让他们准备了50朵玫瑰。现在的服务真周到，他们都可以代我签名，且相当艺术。当然，我需要的还有一个文质彬彬的人将它送给叶小姐。

下午2点前准送到，正好我下午也没什么事，走出公司就在王府井附近的一家糕点店里定做了一个蛋糕，上面表字为：“蛋糕代表我的心，玫瑰代表你。”

随后又坐上车，到潘家园25元买了只非常可怜的小狗，50元在宠物店美容一番，打上领结，一并拜托人送了过去。之前聊天时候，我得知她属狗。

大家大可放心这只小狗的安全，这个女孩不穿高跟鞋。

下午下班从公司出来还没钻进地铁，往日的无聊感便扑面而来，我已经不知这是第多少次感觉自己像一个机械制造的动物，麻木而生硬。重复着两点一线的生活，美其名曰这也算是相对稳定的白领生活。

公司下面是个大商场，也就是东方广场，地铁是直接顺进来的。象以往随时一样，今天下班我没有随着人群鱼贯而下，而是从旁边的门走到了长安街上。刹时空气清爽，夜色靡丽。

蜂拥的人群涌动在1路4路等北京标志性公交车站台前，路边银杏细枝懒腰，群群乌鸦在上面精神抖擞。这里有一个疑问就是我从没见过到它们的粪便落在任何一个人的身上。

我涌上了其中一辆，打了票，并且成功地抢到了一个座位。

“哪位给让个座儿？谢谢，这小伙子……”

我主动站了起来，换到的是乘务员一声亲切的：谢谢。

刚站起来屁股就发麻，当然不是坐的，是手机震动。叶小姐充满人情味的一面被我唤醒了：“谢谢你，房子找到了？”短信里写道。

“我正开车回家，收到你的短信格外激动，真希望能天天看到你的笑脸，现实中，梦中。”我在被挤得东倒西歪的车厢内毫不犹豫地发出这个酸得沥水的信息，从人影绰绰的车内看窗外，霓虹亮的越来越纯粹，夹在人群中，我切身体会到了老雷形容的那种昏昏欲睡。

“西单到了，请下车的乘客……”。

“丫挤什么啊挤。”一老娘们肥硕的身躯在门口撞开一个豁口左右扭动大喊着下了车。

我在半睡半醒中被惊醒，看了看手机，竟然没有感觉到它刚才又震动了！

“我也快下班了，我男朋友来接我。”

“相信我比他更优秀，更适合你。”一样毫不犹豫地发了出去。这话的来意自己心里有底，只要她掂量。

下车后，跑进超市，第一个仍进篮子的就是方便面，怎么？对，我承认，在单调且规律的生活中，我的饮食也总是相当规律简单。超市的几个小女孩（员工）都认识我，常来嘛……这个时间段光顾这里大多是几个上班族的女孩，多是单身，即使身边有时会出现零星男人，也显得不得体不默契。

“哟，又方便面啊。”

“要是和你一起吃我就出门多买俩肉饼。”

“呵呵，就俩肉饼啊？”

相视一笑，各选各的了就，我根本不知道她的具体情况，例如名字、年龄、工作单位、家庭住址、是否婚配。

晚上，再没收到我“仰慕”的叶小姐的信息，而是接了另一个姑娘的电话：

“喂，您好，马先生吗？我在网上看到您要租房对吗？”

“对，是我，请问您是中介还是个人啊？”这话多通俗。话问的真多余，一出口我就想。

“哦，是这样的，我在万寿路这边儿租了个房，对了，您合租可以吗？”

“多大的房子？几个人住？”

“两室一厅，现在就我自己，我是想找一合租的，您要觉得可以的话，明天就可以过来看看房子。”

“好吧，您贵姓？”

“哦，免贵姓蓝，就这样吧，明天您要过来的话，到万寿路给我打电话吧，就这个电话。88。”

电话挂了，有“蓝”这个姓吗？在我的印象里只有蓝精灵姓蓝。此女说话简明果断，不象一般中介一句一句地夸自己的房，所以我决定明天去看看，毕竟这里实在住不下去了。

终于熬到了有些些睡意，我掐灭了手里的香烟。

电视里，一个侠妹一剑扫倒一群黑衣人。旱地拔葱，倒勾屋檐下。

梦中，叶小姐出现了。出现得让我慌张，模糊的梦境滤镜一样将她本来不怎么样的面容和皮肤彻底美化：肌肤如雪，身披薄纱。纱中无衣物，锁骨下还有颗若隐若现的小痣。我在梦中断定，这是春梦。

有时候梦境是可以清楚意识到但无法醒来的。那怕是肌肤相亲，也真实得让自己诧异后仍能意识到是在做梦，可能“眼睁睁”做下去，不过也有意外。

我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她半遮半掩的双峰耸立，腰肢招展，水蛇般依在了我的身上，很是妖娆。皮肤的滑腻感那么的体贴顺畅，虽然接触中没感到细致入微。

正当意欲何为时，我竟然醒了……

梦中想醒来，但突然醒来后又感觉意犹未尽，失落感顿生。这是实话。之后曾尝试着继续做，但再次睁开双眼时，已经他妈的天亮了。

周六，由于梦中的相遇，使得我有种特别想见到她的冲动。那个梦中的大美人似乎有着勾魂夺魄的魅力。40分钟后，我再次站在了黑中介的门前。

里面出来的几个小子热情地和我握手。他们就是这样子，油得很，其中就有带我去看房的黄牙小伙子。我说要找叶小姐，他们说花啊蛋糕啊狗啊是不是你送的啊？我说是，样子还特真诚。没想到对方立刻向我投来了敬佩的目光，后被请进会议室。

不一会，叶小姐很忸怩地出现在了眼前。那帮小子挺有眼色地都主动出去了。我说扭捏，是因为她举手投足间很不自然，我认真地拿她和梦中那姑娘做比较，得出结论：明显就不是一个人嘛……

这个比较过程当中，我把她看羞了。其实我是把她在记忆里换成梦中人的装扮做比对（这有点猥琐我承认），但她自己可能觉得我为她的姿色所着迷了。

“你看够了没有？”她面若桃花，含笑低头有点嗔怒的说。典型一黄花大闺女形象。。

我差点笑出来，实在憋不住了，于是就干脆装成一种不好意思的笑。

“蛋……蛋糕吃了么？”

“嗯，挺好的，不过以后别买了，挺贵的。”

女人的善良往往表现在特定环境下处于居高临下思维模式时。她可能也是被生活所迫，不过对我来说是不值得同情的。羞答答的像个没见过什么世面的村姑，俨然没有骗子该有但并不为人所真正了解的，只是猜测的那种大概造型。

“那狗，你喜欢吧？”

“嗯，可爱啊，是纯种吉娃娃吧？”她看着我，笑得很灿烂也很满足。脸蛋一笑出现俩不明显的酒窝。

我也看着她笑，同样的灿烂，同样的满足，25块的吉娃娃，她真天真。

“说句实话，我感觉像你这样的女孩子不应该待在这里。”我突然站起来，果断地说。

她显然有点诧异：“为什么？”

“你一个月多少工资？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培训加试用期，你根本就没工

资，象征性的800你也拿不到，整天挖房，扣户，贴条儿，根本……”。我努力表现得愤愤不平且扼首惋惜。

“我觉得不错啊，从南方到这里我自己闯荡。”显然，这话出口时她底气已经不足。

“你不能也不应该再待在这儿，我在其他地方给你另外找工作。”

“给我？为什么？”肤浅的疑惑浮上颜面。

“这还用问吗？”

我尝试着站起来，走到她面前，这时候还犹豫什么？就应该在她来不及反应的时候大胆出手。

我上前抓住了她的手，冰凉。

她停顿了一下，试着挣脱了两下都没成功，羞得都不太敢正视我的目光。

“放开吧，这样……不好。你怎么这样？我们才刚认识……”她恐慌了，我的目的达到。

“我会给你所有最好的也是你最该拥有的环境。”

窗外，不知道是那个企业伙房的烟囱呼呼冒着白烟，我似乎闻到了馒头的香味，馒头可能引发……

我知道你的条件优越，但我不需要啊！”面色红润转瞬苍白。

“但是我不快乐！”我凝眉说。

“我虽然不优越，但是我快乐。”

“我相对优越是真的，你相对快乐是假的。”

“为什么这么说？你又怎么知道？”她刚才站起来后有点不稳当，就又跌坐了下来。

“我看到你就快乐，从第一眼开始。我没什么目的，但见不到你我不快乐是真的。你说我优越，所以我优越也是真的。”我装的得很正经的样子，仿佛陈述的确有其事。

她被忽悠了。话长，也就没注意到关于她自身条件的相关话题为什么我压根没说。

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我的目的就是勾起她无限感慨。人只有对现状不满才能有进步的动力嘛。中午，离开后不久就收到了她的短信：“你觉得我适合什么样的工作？”

她动摇了？这语气完全不同于刚才谈话时给我不卑不亢的感觉。

我没有直接回复她，而是又订了一束玫瑰送了过去。而后在他们那个所谓的地产公司附近一家饭店给她订了10天的午饭，两菜一汤且都带肉。虽然找房子不舍得多花钱，但现在用的也不是血本儿，不一样，两码子事儿。

办好这一切，我给她回了信息：“我不想你为任何事物操劳，只想你永远像玫瑰一样美。”

真酸啊！这是我吗？几乎像小孩子一样的低级趣味嘛。但我心里明白，女人往往会把这些甜言蜜语当真，且刻骨铭心。

随便找了个地方吃了点饭，吃饭时脑海里还在拿叶小姐和梦中裸女比较。得出结论：现实往往比梦境无聊。

已经下午1点多了，这时候才想起来还要去看房子，就给那个姓蓝的小姐打了个电话，电话那边声音有点沙哑，没准是一丑女。

“哦，您是马先生吧？快点过来吧。有人都已经定了，就您自己还没过来看。”

“别人定了我还看什么？”

“我还没答应啊，现在我是房东！”沙哑中带点刁蛮的语气。呵呵，丑女能有这个表达能力已相当不简单了，这是自信的语气。

我钻入地铁，直奔万寿路。

大白天进入地下飞速穿行，总能让我有时间从指缝流逝的感觉。尤其灯光昏黄的时候，身边人越安静就会越感觉在时间里穿行。

不对，这种感觉我现在用文字还不能完全准确的表达，直到走出地铁时才又豁然开朗。看看手机，蓝小姐的信息已经详细描述了房子的位置。最后一句话是：等待您来敲门，感觉有点“浪”的落款。

七转八拐找到那栋相对比较新的楼房，最起码阳台都是铝合金的，她在6楼。当我站在门口重新对照手机上的具体位置时，还是感觉到了北京租房压力和被动承受的困惑。轻按门铃，里面随即传出拖鞋磨擦地板的声音。门开出一道缝隙，伸出一个笑得花儿一样灿烂的脸蛋。

我知道，我求租房的这次经历从现在开始可能要不可避免地受到男人劣根的影响，难以回避。

“进来吧”。声音比电话里妩媚得多的多，或许有个形象的衬托使之声音也更立体，反正感觉根本就不是一个人儿。

“嗯”。我走了进去。

屋子客厅比较小，一张小桌子，两个大沙发，全是白色，下面是很特殊的橘红色木地板。其中一个大沙发上，坐着一个带眼睛的倭瓜脸男人，表情孤傲，轻蔑地看着我。

“好的，蓝小姐，我觉得这房子不错，Noproblem！”显然problem这个词他舌根都没搅过来，自信地白了我一眼后，蓝给开门，他走了出去。

我看着她开门关门时的背影，似曾相识。心中一阵激动，自然又和昨晚的梦中人联系在了一起，虽也不是一个人，但相对接近的多。

她回头看着我，那眼神，想当诱惑。这真是当时切身感受。

“你看看吧，这房子怎么样？一个月700，包水电煤气费。”

“你自己住还是……”我问她。

“我自己啊，这屋子光线不错通风也好，电视凤凰台都能收到。”她推开一个门，带我走进去，屋里有张小床，充气沙发一个，很高的古式梳妆台上放一21寸日立破电视。和我之前与别人合租过的房子有点类似。

“哦，您是做什么工作的？”我停住脚步问。

“我在国贸上班。你呐？有固定收入就成。”她的话很笼统，也没说自己干什么的。

“其实你该找一女孩儿合租。”我面带微笑说。

“为什么？”

“说实话，我进门第一感觉就是你长得好看，大美人一个，男人很危险的……”

“呵呵，先说你觉得这房子行吗？还有价位。”

显然，蓝很平静，举止间也透露出是一个有见识有教养的女孩，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我的判断不过分。她从不对赞美过敏，哪怕是陌生人。

写描下她的长像，脸蛋比大街上台湾言情小说封面的美女更美得飘渺，包罗百媚清澈湿润的大眼睛似乎被玲珑的小鼻子垂青，受宠般产生彻骨的放射性，瞅人一眼恐断肠。俗，这样描写真俗，反正她的眼睛让人一看就觉得很好看。晶莹的嘴唇含着闲暇之甜，不笑你也觉得她在微笑。皮肤跟抛了光的馄饨皮儿一样。穿一黄底色宽松红花睡衣，毛绒拖拉板，小腿浑圆纤细，胸部坚挺有力，像军训时候的女兵。身材比例很好，穿牛仔裤时总能吸引人去看她屁股，两条腿会让人产生回避不了的幻想。

其实她那个房子一般，但我表示肯定会愿意和租后，还担心过自己是否能在那一大群竞争者中胜出，毕竟她掌握了生杀大权。

为什么会这样？这就是男人的劣根。

第二天中午，她打来电话，语气不容质疑，仿佛她就知道我根本不会拒绝：“你今天搬过来吧，正好周末。”

大包小包拎了两趟，就是全部家当了。此时心情很复杂，我这人向上，但从来不是乐观向上。心想，终于离开了之前那个恶魔般的房东，迎接我的是娇艳如花儿一样的姑娘。

星期天的中午，我已经搬到了我的新家。由于吃过亏，我要求签定了合同，交了三个月的房租，不是押一付三，没有押金。这是为了避免以前住房时房东开始没说有押金，住了几个月又要押金的卑鄙行为。至少我认为这是卑鄙。

上面说刚工作的时候想自己租房子，其实已经租了，找叶小姐就是为了摆脱之前那个房东。

刚把衣物收拾完，短信如期而来：“谢谢你的饭，很香。同事都很羡慕。”

我轻笑，回复“只要你吃得香，我就满足了。晚上有时间吗？我想见你。”

发完这条儿短信，我抬眼看着坐在充气沙发上的蓝兰。她就叫这个名字，我保证，她和网络论坛中经常提到的武腾兰绝不是一种风格，也毫无关系。

“你这名字很耳熟。”

“不是《永不瞑目》里那个兰兰啊，我大名儿叫蓝悦，蓝兰是小名儿。”

“我以前就听说过蓝精灵姓蓝，你们不是亲戚吧？”我说着点燃一根香烟，也递给她一根，被拒绝。

“蓝心媚。没听说过？”

“也是你亲戚？”

“你亲戚。”她反驳说。

我这个屋子坐北朝南，也就是终年不能正对太阳的那种，不过窗户很大，光线还算可以，沧桑的梳妆台和桌子都是灰褐色，仿佛嵌满了历史的尘埃，只是那小床躺上去有些摇摆不定。

“之前谁住这里？”

“一对情侣，住了2个月就走了。”怎么跟我过去租的房子如此之相似？

“我说这床怎么这样儿……”

呵呵，她笑了下，懒洋洋地站起身来，胸部首先把宽松的睡衣撑起：“我帮你找俩褥子，铺到床板儿底下就好了。”

我点头表示赞同。

不一会，她抱了两条破褥子走了进来。放在地上时鼻腔里传出一声轻微的鼻音。听起来有点销魂，我又想歪了。

她帮我收拾妥当，又坐回原来的位置，我躺在床上测试舒服程度。

“咱们吃饭怎么吃啊？公款？”我轻声说。

“怎么都行。”

“那你去换衣服，今天我请你吃饭。”

蓝悦起身翩翩离去。不一会，白色小衬衣，紧身牛仔裤出现在我的面前。乍然一亮。

“这房子是我和前男友一起租的。”她有点落寞的眼神配合着语气，停顿了一下后接着说：“不过分手了。”

“走了，走走，想吃什么？这附近有什么好吃的？”我示意她转身，她的身材真的很诱人。我赞美起来都不厌其烦。

虽然成年已经好多年，也遇见过许多人，听过很多故事，对人情世故世态炎凉有些看法。不再有儿时般的幻想和幼稚的憧憬。可这样一个花儿一般的姑娘说出上面那句话，还是让我感觉有点可惜。只有选择回避，不感兴趣也免生尴尬。

饭桌上，我先要了条水煮鱼，她要了一个水果沙拉两瓶啤酒。在这样的环境里我能感觉到她吸引男人目光的先天资质。

边等菜来，边聊天。

她伸手暗示我给她一根香烟，我没有答应。蓝悦小声说：“我最多一天两根。”

“这房子多少人看过？”我说。

“11个。这是有固定收入的。”我坐直向椅背儿上靠，瞟了一眼桌下，她双腿修长。怎么自己老觊觎人家身体？这人品自己都有点受不了了。

“是不是想知道我为什么选择你？”她挑着眼皮儿说。

说实话，我真不想让女人有这种优越感，以前经历的残留勾起内心强烈的反叛情绪，先入为主地说：“我选择这里是因为我实在没地儿去了。”

“我选择你是看你老实，不像个坏人。”

我愕然。“你确定你没看错？”

为什么女人总是被主观的臆想所蒙蔽？她们的判断力经常出奇得离谱。

吃饭的时候，我再次收到了叶小姐的信息，大致如下：晚上他来接我，我看看有没有时间吧！

“我已经定好位置，晚上等你。”我约她在和平门附近一家韩式烧烤店见面。我自信，她一定会来。

蓝悦吃饭颇有大家闺秀的韵味，慢条斯理，如若嚼香。什么叫如若嚼香？这是俺在一次醉酒后自己发明的词儿，香是指当事人自己的嘴唇，这句话的意思是她吃每一口饭都像是在轻轻咬自己的嘴唇。

结帐的时候蓝悦掏钱比我迅速的多，他抽出一个一百一个二十的，金额似乎早在她预料之中。

“我说了我请客的。”当她把钱递给服务员后，我冤枉地拿着手里的钱无奈。

“我月薪7000，爸妈他们还常给我钱。”

“人不露富。”我说。

“你又不是坏蛋！”

回到家中，她就开始帮我调电视频道，中央1-12这么连续排列。这个过程中我睡着了，睡的特塌实。

醒来后已经调好，她正在帮我连接电话线路。

“不好意思啊，这些我自己来吧。”

“呵呵，醒了，睡得挺香的啊。来，到我屋里看看。”

我迷糊着跟着她走进对面房间。

这里要比我的房间大很多，一张看似很舒服的双人床上，铺着蓝色的床单，被子也是蓝色的，床的旁边放着电脑桌，和我的一样都是攒的机器，不过她的是液晶显示器，电脑桌上有两个红苹果，一个纸巾盒，一包玉溪。一个癞蛤蟆造型的烟灰缸，里面一个烟头：白沙。

她的房间在我对面，所以坐南朝北，阳光充足。阳台上挂着洗过的浅色内衣，我没敢细看。窗台上摆了一排稀奇古怪的小盆羊齿类植物。还有个鱼缸，里面两只寄居蟹显得那么的无助。“潘家园买的，可爱吧？”她抱起鱼缸，微笑地看着我。那笑容在我眼里，比那俩背着壳儿的怪物更可爱。

我突然想起了一样在潘家园买的那只25元的“吉娃娃。”

“坐那儿吧。”她指了指床。自己把鱼缸放在了窗台上。

“以后万一我不在家，你帮我喂喂他们。”

“吃什么啊？”

“你吃的它们都吃，别喂太多，蔬菜为主。”

“哦。你还出差啊？”

“我偶尔回家看看。”

“你家那儿的？”

“大庆……”

我随手拿起床头影集，在还没有允许的情况下翻阅了起来，一打开不要紧，碎照片撒了一地，依稀有个男人的头像，还有碎片背后残缺的一个个“恨”字。

“不好意思。”我有点尴尬。

“没事没事，别误会，那是我姐姐的男朋友，分手了。”

她走到我面前，顺手翻到第一页，一张很大的黑白照片上，一个胖脸娃娃笑得非常天真。

“我弟弟，可爱吧？”

“可爱，相当可爱，满月时候拍的吧？你几个兄弟姐妹啊？”

“就我自己，表姐堂弟。”

顺手又翻了一页，还是个小胖孩儿。这个更夸张，张着小嘴流着口水。胖到像喝了劣质奶粉。

“这个更可爱，小脸看上去就想咬一口。”

“……这个是我。”

“那我还是咬你弟弟吧……”我又翻到前面一页。

蓝悦是个活泼开朗的女孩儿，引人注目的外表下能让人感觉到对生活的另类坦诚。她每天两点一线地穿梭在这个城市当中，生活和我一样乏味，遇到自己觉得还可以的男孩，就交往一段时间，但都好景不长，用她自己现在的话说，这是：“找个适合自己的男人很难。”

这句话说出后，我意识到我们刚认识，今天聊到这程度就够了。

“我晚上可能晚点回来。”

“不用给我打招呼，你这话是居家男人的话。”

“这证明这里有家的感觉。”

“呵呵，不过没有养家的男人和持家的女人。”

“谁说的，咱们都别小看了自己。”

“那我持家，你养吗？”

“不养……”

下午4点，躺在床上百无聊赖，我发了条儿信息给叶小姐：“一天不见你我心里就少点什么似的，我现在就去饭店等你。”当然，我不可能马上去的，也就这么一说。起身把自己屋里的桌椅板凳擦洗一番，又看了会《综艺大哥大》。看时间差不多了就洗了洗头，找了身西装。5点半，冠冕堂皇地出发了。

刚到饭店门口，就看见叶小姐笔直地站在那里。我不知道她等了多久，不过根据面部的风干程度，至少在半小时以前就来了。

我是个从不以迟到而感到愧疚的人，况且也没迟到。假装潇洒地冲她走过去，怀里抱了一大束喷了自然香的“蓝色妖姬”。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墨水染的那种，反正看着特假。路边的小姑娘看到却说漂亮。

她故做从容，但眉目间无法掩饰内心的喜悦，当餐厅服务员大喊嘉宾两位的时候，她脸上呈现幸福状。（这里对每位客人都称呼嘉宾），她不是不知道，而

是看重了。

服务员很绅士地替她拉开椅子坐下后，“蓝色妖姬”让我们附近芳香漫溢。我示意服务员将菜单递给她：“喜欢吃什么随便选吧。”

她依然面色红润，翻阅菜单的手指微微有些发抖。我注视着她，直到她什么也没选，轻声说：“什么都行，还是你点吧。”

这种不自然，和蓝悦的洒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不能让她继续有这种感觉，否则我们之间就会产生距离感，我的目的也就无法达到。

我拿起菜单：“喜欢吃牛肉吗？”“呵呵，还行。”笑得有点傻。

“那好。来两份……”

我点了一桌子的菜，直到她制止才作罢。

觉得她吃饭可能比平时的节奏慢得多但不够幽雅更谈不上如若嚼香。仿佛有那束玫瑰在，她吃饭就有压力。

这些压力是我期盼的，包括刚进来的时候我大声的语气，就是为了吸引别人注意，就是为了让她们有被瞩目的感觉，

现在，该收拢了。我让服务员暂时帮忙保管玫瑰，声音放低了调，要给她心理上的安慰，让她感觉体贴并逐渐放松到自然。感觉自己刚才受“瞩目”是理所当然的，感觉自己天生就应该生活这样的环境当中。

我帮她夹了一碟子菜，还口口声声说：“慢点吃。”

吃不完却不好意思剩下，肯定是吃不完的。一般人打包都不会打自己面前小碟子里的菜，况且是在“被人请”的情况下。

她显然就不是大家闺秀也不是懂得这些社交礼仪的女孩儿，也就是说见过的世面很局限。但，每一种经历都是成长的过程嘛！

“叶小姐。”请允许我这么叫你啊，我礼貌地说：“到现在还不知道你的名字。”

我声音很小，几乎完全被附近座位上一个看似玩世不恭正愤愤不平列数领导劣迹的满脸胡子茬中年人的声音淹没。

“哦，我叫叶宁。”她翻着筷子上滋滋冒烟儿的肉片轻声说。

单听这个名字，还有几分幽雅。

“那我以后怎么称呼你啊？”我冲着她继续微笑。

“就叫我叶宁吧。”

好没情趣的回答。也不说个什么宁宁什么宁儿的，嫌酸说个小名也可以嘛。或许还没到那种亲昵程度？我反问自己。

“像你这么优秀的女孩儿，现在的男朋友一定很出类拔萃吧？”

其实这是句找茬儿的话，聪明的女孩一听就能察觉出来，但反应各不相同。不过一般的女孩都会当真。她没能避开这个一般。

“哦，他……。”不自然拿筷子翻搅面前的肉片儿。这反映完全在我的掌控之中。

“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总有个默默无闻甘心付出的女人。”我拿起红酒杯。她低头，在掩饰思索，面色又红几分。

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当一个女人跟随着一个无能男人的时候，或者说跟随着一个不怎么得志的男人时，听到这样的话，若有虚荣心作祟，她是不会去想怎样才能进一步去帮助去支持这个不怎么成功或无能的男人。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直接换一个成功或者相对成功的男人。这样，自己就抄捷径成为了这个男人背后所谓的默默无闻的女人。

叶小姐完全没有出乎我的意料。

她有点尴尬，筷子举在半空中定格。像一个拟人化的女螳螂，我又夹起一大片牛肉放在她的碟子上。

连拒绝吃多少东西的反应都没有了。我趁机表白，“做我女朋友吧。”低头眼睛上翻无辜又渴望地看着她，努力真诚又含情脉脉地说。

自己都觉得自己怪别扭的。话说得很轻松，仿佛只是经历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没有出现类似空气凝结，呼吸急促，还羞欲语的尴尬。根本就不担心她会说出诸如：“我考虑一下”这样的话。更不担心会遭到拒绝。

原因很简单。一是因为我根本就不是真心的所以不怕被拒绝了受打击，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她现在根本就不可能拒绝。怎么说呢？这就是本身的不理智和略带小幸福感的幻想引领其不可抗的被动。

沉默了大约3秒，最多3秒。叶小姐微笑地点了点头。我貌似激动地抓住了她吃烧烤还冰凉的小手。一切顺理成章。

然后自己开始竭力忽悠，讲了些好似当今社会很实用的典故，以及许多很时髦的发展观，为自己更有目的性的后话做铺垫。

我付出了那么多，也说了这么多，就是希望打消她偶尔产生的理智致使可能有的戒备。在约会接近尾声时我声称明天开始为她安排一个暂时的住处。可能在我们公司女员工宿舍，也可能单独为她租一房。还告诉她明天一定要辞去现在的工作，我会为她安排了更合适的，某外企的前台。她高兴且义无反顾地说：“好，听你的。”

真傻，比我想象的更傻。说实话，这些我根本没把握她会答应，甚至在说之前自己都没想好要怎么，但她却答应了，而且相当干脆。什么样的感情发展最快？就是当事人中的女性心灵被迅速占有时，被一些假象蒙蔽时，恋爱中的女人最傻嘛！什么样的女人会任人摆布、言听计从？就是失去了男朋友，失去了工作，失去了住所，失去一切可以抓得着的实实在在的后盾，只有惟一依靠时。就像稻草之于溺水的人一样。

我曾经不相信现代的男女认识几天就上床的传闻，直到现在我发现自己完全有这个能力把这时间缩得更短。也就吃了半顿饭，她对我已经失去防御能力。不得不感叹起自己的魅力和能力。好感急速发展，当然这离不开我前期不惜本钱的运作。

我夹起一片鲑鱼放在嘴里，看着她突起的胸部，心想：“如果我愿意，完全

可以在床上收拾你，你这个骗子。”

她依然看着我，有点感动地笑。“以后不要再买花了。”

“为什么。”

“有钱的话就存起来，以后总能用得着。”

“但你喜欢啊，我也喜欢给你买。”

“还是省着点用吧，咱们俩都存起来。”

嗯？你这就觉得自己能赚钱了？她这么快进入状态了？就盘算起过日子来了？难道是我对女人理解还不够透彻？

得了，到这里，我不怀疑她的话是善意的，甚至不怀疑她能成为一个相当不错的家庭主妇。你不相信吗？在我们以往的简单印象里，常常以一件事去定度一个人。其实很多都是生活所逼，甚至糊里糊涂。本性被泯灭很简单，但本性被泯灭后的再次催生也非常容易。

叶宁的行为是生活所迫？有这个成份吧。她是糊里糊涂？多少也有那么点儿。但同样有不思进取、自作聪明、为虎作伥的成份，事实上后者的比例大得多。

我们是牵着手走出饭店的，我主动她也没拒绝，甚至没有矜持一下。所以，挨报复活该，我在心中为她做了最后的定义。

把她送上出租车，隔着车门她放下车窗仰视我，我轻轻抚摸了一下她的头发，她回馈一个依依不舍的微笑。我心知，今晚她会度过一个不眠之夜。因为她要想方设法的和相处多年的男友分手，这个过程应该极其曲折但结果光明。或许会翻他旧账、或许会历数自己不足，或许会吹毛求疵地述说感情裂痕。可目的单一也明确：放她走而后忘了她。然后横了心去收拾自己的东西。因为她智商低。这样看来情商也不见得高哪里去。

回家的路上，我感到久违的成就感，感到无比的轻松，仿佛路边刚抽芽的树叶也更翠绿。

在北京，这样的轻松和快乐真的久违了。

人高兴的时候总比郁闷的时候要善良，心胸也相对宽广，不再那么愤世嫉俗。甚至看到地铁车厢里卖报纸的都感觉不是那么讨厌了。他拿卖了1年多的一份报纸从我面前晃过：“出事了，出事了，赵xx出事了，王x死了。”

突然感觉自己心态有些扭曲，赶紧拨乱反正了一下。

回到家中，蓝悦没在，一晚上也没有回来。

我懒洋洋躺在床上给叶宁发了个信息：“晚上睡个好觉，要想我哦！”

很快得到回复：“必须梦到我……”这种发展速度，我自己非常不习惯。但我认为这是我付出理所当然的回报，也就无可厚非。

蓝悦去哪里了？唱歌还是别的男人家？一想到这儿刚有的那么点儿愉悦和轻松的感觉立刻淡了许多。这是个危险的信号。虽然刚刚认识，却有些在乎的感觉，趁这种感觉刚刚萌芽，我不能再任其发展，否则产生感情也不是没可能。成熟的男人标志就是能适时恰当地控制自己的感情。这点我一直引以为荣。不